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淙山讀周易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政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十四

宋 方寔孫 撰

下經

䷲ 震下震上

震亨 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伊川曰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又曰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

之象動為驚懼之義誠齋曰震之**震來虩虩**虩許逆反
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　伊川曰當
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笑言啞啞**啞烏客
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　反疏云
物既恐懼不敢為非保安其福遂至笑**震驚百里不喪**
語之盛伊川曰啞啞言笑和適之貌
匕鬯註云威震驚乎百里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匕所
以載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盛也正義曰竊謂天
之震雷不應止聞百里蓋以古之啓土百里為極文王
作繇在殷時明長子盛震於國故以百里言之也伊川
曰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
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於喪失人之
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以升於俎鬯以灌地
而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
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
而不自失者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司馬曰主大器

者不可以无威无威則民不服則所守喪矣故曰震動百里不喪匕鬯

震言長子之道以恐懼而亨也初九爻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長子當震來之初虩虩恐懼所以致福及其後也笑言啞啞亦有凖則而不敢過非謂恐懼於其初而可縱樂於其後也又言長子處變之道天之震雷也不止聞於百里言百里者公侯啓土之象也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謂天威在遠而懼心在邇知以土地社稷而為憂則

終不至於失守譬如主祭祀者知有誠敬雖當震雷之時可以不失匕鬯直取其義耳非謂長子主祭之時果有是雷也說卦謂震為雷為龍又謂其究為健乾卦九四文言或躍在淵先儒以乾卦九四為儲君之象乾道乃革可以論其變化之時震卦獨言雷而未敢言龍言恐懼而未敢言為健是長子之所以為義易之所以為教也後世如唐太宗之於高祖肅宗之於明皇非所以為子矣

彖曰震亨伊川曰震自有亨之義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伊川曰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謹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伊川曰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伊川曰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潘氏曰如必待震驚及己而後恐懼則晚矣故曰驚遠而懼邇也震驚天之事恐懼人之事言天威在遠而懼心在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註云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疏云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祀事也伊川曰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震東方卦於時為春王安石謂易之震懼百里嚴刑

以震天下所以守宗廟社稷則其說偏矣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謂長子常知敬懼推此心以往及帝出乎震之時則能守世祀非專以君出子在之時而言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伊川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伊川曰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伊川曰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

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脩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震為長子以一陽爻為主初九是也當震來之初唯知虩虩然以恐懼而為心耳笑言啞啞姑聽於後由虩虩而至於啞啞是恐懼乃所以致福也曰後有則也謂長子於笑言之後亦有準則而不敢過非謂長子於處震之初可以笑言而无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疏云初九以剛處下聞震而懼恐而致福即是有德之人六二以陰

賤之體不能敬於剛陽尊其有德而反乘之是傲尊凌貴為天所誅震來則有危亡喪貝伊川曰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又曰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

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註云犯逆受戮无應而行行无所舍威嚴大行物莫之納无糧而走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䟽云不過七日為有司所得矣童溪曰躋登也九陵即初九也九在初其勢上進故曰九陵伊川曰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又曰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䟽云只為乘於剛陽所以犯逆受戮也潘氏曰初九一畫震之主也

初九震來虩虩既有長子來於其初矣六二又欲乘剛而處於初九之上自危厲可以億度其必喪貝也

喪其資貨雖欲越險而走亦无所逃不待用力以逐之數至於七日則變將為有司所得矣六二爻在他卦皆為大臣柔順得中之象獨震卦以初九一陽而為長子六二又以陰賤之體欲乘剛而處初九之上故有震來厲之象與他卦不同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伊川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用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也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伊川曰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

六三柔不得中處不當位震蘓蘓然若有所失唯能處於下卦不敢求越於上又无六二乘剛之意以震懼而能行故无過眚

九四震遂泥伊川曰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伊川曰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

震九四得近君之位是長子已升而上卦矣當進則進若昧於時宜陷於重陰之間遂泥而不知進亦非

光大之道故曰未光也乾卦九四則言乃革之道震卦九四則有遂泥之戒可以觀其時也

六五震往來厲伊川曰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億无喪有事伊川曰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伊川曰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為大也

六五已居尊位帝出乎震即彖所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之時也知往知來惕若危厲能自億度行得中道以无喪其所有之事即卦所謂不喪匕鬯者也處

事在中則大有所得故曰大无喪也與六二之億喪貝者不同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疏云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視不專之容上六處震之極極震者也征凶註云已處動極而復征焉宜其凶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伊川曰震之及身乃於其躬也不於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婚媾有言伊川曰婚媾所親也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伊川曰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伊川曰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

上六處无位之地震索索中未自得也視矍矍外亦未安也震動已極在於六五之上征則凶矣唯能以六居上逺去禍難使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知以鄰戒而為畏則雖凶而可以无咎亦使六五得以全親親之義譬如婚媾相得有言必應不至於有間言可也後世如漢之東海王彊唐之宋王成器以長子而不得主宗廟與漢明帝唐玄宗相處皆无間言是震之上六无咎者也此爻亦言長子處變之道以震懼

而亨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又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兼山曰止於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也內欲不動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童溪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此時止之為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時行之亦

止也

艮卦艮下艮上上下各有所止也初六言趾六二言腓九三言夤六四言身六五言輔皆於身上取義獨上九爻言敦艮不言及於身以見上九在艮體之外止於篤實淡然忘我不欲自言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知有謹獨之義謹戒乎其所不睹可見在上者之知所止矣自四爻以下是言人臣之當止於下者也然六四得近君之位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順處於六五之下同屬艮體是艮之獲其身者也故六四爻曰艮其身九三處下卦之上未得進於上卦有艮其限之象上九敵應而不相與隅於六四不得接於六五如六四之艮其身即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者也為九三者知止則止與初六六二屬於艮下安於內卦唯當自反而順行於門庭之內不見知於其人亦无怨咎其人之意是在下之知所止者也

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也其義可見矣

彖曰艮止也伊川曰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又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伊川曰艮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靜合義理不失乎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其止止其所也伊川曰艮為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

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伊川曰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為艮其背止之義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伊川曰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伊川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童溪曰兩山兼峙各止其所重艮之象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伊川曰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白雲曰位非獨爵位而已所守之分皆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伊川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

初也事止則未至失正故无咎也又曰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正之道矣

艮初六曰艮其趾欲止之於未失正之初也又曰利永貞欲終得其所止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伊川曰止之於初故為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 伊川曰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潘氏曰腓足腔也股之下足之上下體之中也

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伊川曰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伊川曰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

六二在下體之中腓之象也應於六五以陰遇陰上下敵應情不相與故不能拯救其上四隨之於其下非樂隨之也曰其心不快曰未退聽也猶欲救止其君而後足以為快是六二大臣之道也

九三艮其限註云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伊川曰限分隔也誠齋曰九三下卦之背又曰九三奇而横有門限之象限為門閾列其夤註云夤當中脊之肉也伊川曰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絶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厲熏心註云中體而分故列其夤而憂危熏心也伊川曰謂不安之勢熏爍其中也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疏云夤既分列身將喪亡

故憂懼之切熏灼其心矣又云君臣不接則上下離心

限者隔内外也九三處内卦之上未得進於外卦是限隔之際也二體離異上下憂危故有分列其夤之象為九三者危厲熏心不能身安隅於六四不得以自通於六五唯當守其剛貞思不出於界限之内即卦所謂行其庭者也自古聖賢心乎憂國愛君或不得進而止於下者固有之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疏云六四居止之時已入上體履得其位止求諸身不陷於咎伊川曰所

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誠齋曰六四居大臣之位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唯不止諸人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善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言之賢能疏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效也四居體之半身之象也

六四近於六五同屬艮體獲接於君身者也與艮卦之不獲其身者不同矣曰身又曰躬者六四止於其所能正其身則可以正君身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伊川曰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

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正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之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正於中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伊川曰言以得中為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六五在上為艮其輔之主而能行合於中正則為有序非徒言而止也

上九敦艮吉 疏云敦厚也上九居艮之極極止者也在上能用敦厚以自止不陷非妄宜其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疏云言上九能以敦厚自終所以獲吉也

六五曰艮其輔猶未忘形也曰言有序猶未忘言也

上九取象在艮體之外止於敦厚不自言及於其身故艮卦六爻唯上九言吉是艮卦之止於至善者也

䷴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伊川曰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又曰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凌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為最大也故以女歸為義

艮為少男一陽爻為主九三是也巽為長女一陰爻為主六四是也以陽下陰男先下女是親迎之象故女歸有漸所以吉也得禮之正故曰利貞漸卦六爻皆言鴻漸何也鴻以序而進隨陽而居是女歸從夫之象也九三上九爻皆言鴻漸于陸何也陽卦以漸而進陰卦以漸而退也初六鴻漸于干者水湄也六二鴻漸于磐者石上也九三鴻漸于陸者平高之原也艮下三爻屬於陽卦自于干而于磐自于磐而于

陸其進而上者有漸也六四鴻漸于木者木在山上也九五鴻漸于陵者山阜也上九鴻漸于陸又退而反於高平之原也巽上三爻屬於陰卦自于木而于陵自于陵而于陸其退而下者亦有漸也陽當漸進陰當漸退設使巽女處於艮男之上不能漸退亦非利貞之道也大凡未進而在下者欲漸進而上已進而在上者又欲漸退而下揚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是鴻之漸進於上者亦不容不漸退而下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伊川曰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進而有漸也女歸為大耳他進亦然潘氏曰男之下女問名納采其節非一漸之象也進得位往有功也伊川曰漸進之時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伊川曰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其位剛得中也伊川曰所謂位者五以陽剛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止而巽動不窮也伊川曰內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漸卦有女歸之義自進得位以下言臣之從君猶女

之從夫也人臣以漸而進則得位而往有功其進以正可以正邦非徒進也又言九五君位剛而得中應於六二能止而巽其動不窮功用及於天下非若女歸利貞但欲以柔順為正是漸卦之微意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伊川曰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伊川曰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凌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君子觀漸之象平居自守以居賢德善俗而為先及其進也可以正邦乃是漸進之義

初六鴻漸于干疏云鴻水鳥也干水涯也漸進之道自下升高故取譬鴻飛自下而上也初之始進未得祿位上无應援體又窮下若鴻之進於河之干不得安寧也小子厲有言无咎註云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困於小子讒諛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无咎也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伊川曰雖小子以為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艮為少男有小子之象當初六漸進之初知以危厲有言而為戒則不敢躁進其義可以无咎矣

六二鴻漸于磐伊川曰磐石之安平者誠齋曰鴻自干而漸進於磐石之上則高而安矣此六二大臣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伊川曰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於上將行其道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六二得中而安有鴻漸于磐之象飲食衎衎為大臣者不尸位而素餐所以為吉若以女歸而論則為在中饋之象也

九三鴻漸于陸註云陸高之頂也伊川曰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夫

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伊川曰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伊川曰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羣類為可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伊川曰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伊川曰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九三處艮卦之上如鴻漸于陸高平而安可以艮止矣九三剛躁好高比於六四又欲應於巽體之上九

故有夫征不復之戒為六四者若不能順守以待九三之復反則孕而不育又愈凶矣唯六四能以柔巽之道而順止九三於其下禦去其惡與禦寇无異是夫婦順相保之道也九三爻曰鴻漸于陸上九爻復曰鴻漸于陸是陽進於上者亦无往不復也艮為少男巽為長女漸卦艮下巽上是女歸之象故九三為夫六四為婦是漸卦利正之道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疏云桷椽也之木而遇堪為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

也伊川曰當漸之時四以陰柔居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於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疏云言四雖乘三體巽而下附三雖被乘上順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棲由順以巽也

鴻漸自于陸而于木則高而不安矣陽剛上進六四以陰柔而乘於九三之上不可以為常也然鴻漸于木有或得其桷之時六四附於九三所以无咎而得

其安棲者由其屬於巽體當漸卦女歸之初陽先求陰男先下女不失為順道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伊川曰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據與二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為耳久其能勝乎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伊川曰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山上有木漸六四鴻漸于木高而未安唯自于木而漸下于陵則高而安矣五居尊位由臣道而論則六二從於九五以漸而合猶鴻之漸于陵也由婦道而論則三歲不孕以漸而合終得所願莫之勝吉是巽女之得中守正者也

上九鴻漸于陸 疏云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伊川曰胡安定以陸為逵逵雲路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 疏云處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伊川曰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

不可亂也蹎云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亂其志也伊川曰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九三爻曰鴻漸于陸有夫征不復之戒上九應於九三復曰鴻漸于陸是往者亦終復也由臣道而論則功之已成者當以漸而退故其羽可用以為儀吉後世如四皓自商山而進羽翼既成終反歸於商山是鴻之先漸于陸終亦復漸于陸之象也九三上九皆言漸于陸者豈无意哉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註云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為少陰震為長陽少陰而承長陽説以動嫁妹之象也鄭云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上咸卦明二少相感恒卦明二長相承今此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故以此卦當之矣又云征凶无攸利者歸妹之戒也征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娣嫁本非正匹唯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妄進求寵則有災后凶咎之敗故曰征凶无攸利楊氏曰震為長男是兄也兌為少女是妹也以兄而歸妹故卦以歸妹為名

漸卦言女歸吉是父母嫁女者也此卦名曰歸妹兌下震上以少女而承長男之命是兄嫁其妹者也兌

為少女一陰爻為主六三是也以一陰而欲乘二剛故有征凶无攸利之戒若不以正而往則凶而无所利是凡戒其妹之意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伊川曰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伊川曰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伊川曰以二體釋歸妹之義征凶位不當也註云履於不正說動以進妖邪之道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註云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

有天地則有父母有父母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兄弟為人兄者欲使妹有所歸亦合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豈有妹而不嫁者乎父母既終少女未有所歸則歸妹之責殆在其兄是人之終始也原始要終知愛父母則愛其妹然妹不可以輕動也歸妹卦震上兊下震動也兊說也順動而說曰所歸妹也欲歸妹而得其所也若徃不以正欲以一陰而乘二剛則凶而无攸利矣豈可不戒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䟽云澤上有雷說以動也誠齋曰雷與雨則澤並滋兄舉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君子以永終知敝伊川曰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又曰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謹之敝壞謂離隙

雷動也澤亦動也君子觀象有感動之義念父母以及其妹故歸妹以正欲其永久而善終知敝則不至於敝也由妹而言則兄知有妹嫡知有娣父母既終義无歸寧誓死靡他亦是永終知敝之義

初九歸妹以娣伊川曰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

娣之賢正者也潘氏曰歸妹以娣女歸而併娣以行也

跛能履征吉

註云雖幼而不妄行疏云為娣雖非正配不失常道譬如跛人之足然雖不正不廢能履故曰跛能履也又曰以言行嫁非匹敵然妃之妹雖至少而為娣則可行也伊川曰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以是而行則吉也潘氏曰娣媵之微亦能相承順如跛而能履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疏云妹而為娣恒久之道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伊川曰雖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兌為少女有妹之象初九在兌下之下少女之又少者也故有娣之象初微而在下未足以有行依於九

二順往而吉故有跛能履之象初九曰跛能履九二曰眇能視以見初九為娣九二為嫡娣因嫡而行亦猶跛者因能視者而後行也初九言妹又言娣以見兄愛其妹嫡亦愛其娣以吉道而相順承也娣從於嫡能相承助亦是以吉相承之道可以往而吉矣故曰征吉

九二眇能視伊川曰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者也又曰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逺也

利幽人之貞伊川曰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

變常也疏云是處幽而不失其貞正也誠齋曰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利幽人之貞所謂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稱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言君子之幽貞也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妹弱之身而有遠視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閑中貞之賢德者體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踰皆剛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

九二在兌體而得中未有見於外而自知守自是眇能視之象也深閨隱處利如幽人之貞歸妹之事聽命於兄不敢自言故九二爻獨不言歸妹以見其幽

靜未變常也歸妹卦下三爻同屬兑體初九六三皆言娣九二獨不言歸妹亦見九二上承六五之君命是帝乙歸妹之象獨尊於娣而為諸侯之小君與常人之歸妹者不可以一例言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疏云六三在歸妹之時處下體之上欲有求為室主之象而居不當位伊川曰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以説求歸動非禮也

須者待也歸妹以須有待而動可也若嫡未行而娣

反先歸是為娣者亦未當也九二得兑體之正應於六五所謂帝乙之妹尊且貴矣六三動不得中以一陰而為兑卦之主欲乗九二於其下故有未當之戒初九六三皆有娣之象初九安處於九二之下是娣之吉者也六三反處於九二之上是娣之未當者也

易辨嫡娣於此可見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楊氏曰歸妹愆期者非終愆期也遲歸有時耳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楊氏曰愆期而不嫁有待而後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

震為長男九四以一陽爻而為主是兄之象也女二十而嫁或有愆期而未嫁者亦宜待兄之命九四剛而不中為妹擇對恐失於過高而難合故有愆期之戒曰歸妹愆期非終於不歸也遲歸有時直欲待擇對而後行耳長兄之義也下文言帝乙歸妹以見貴女之歸亦欲謙降以從禮不欲其徒好高也

六五帝乙歸妹疏云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伊川曰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其君之袂重溪曰五君位也歸妹之處此位也所謂嫡夫人女

君位也不如其娣之袂良伊川曰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童溪曰其良在德不在袂也月幾望吉伊川曰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童溪曰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日君也月小君也小君體謙從禮而无亢滿之失以况月幾望也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伊川曰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屈降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二五正應猶君之於臣夫之於婦唯歸妹卦以兌下

為少妹以震上為長兄非謂二為婦五為夫也亦非謂六五為帝妹之位而下嫁於九二也六五得震體之正其位在中以尊貴之道而行於下有帝乙歸妹之象莫貴於帝妹猶當降謙以從其夫况凡人乎未嫁則為帝妹已嫁則為諸侯之小君其小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為帝乙者知愛其妹為帝妹者亦不忍以薄而待其娣六五即帝乙之象九二即帝妹之象初九六三皆屬於兑下與九二而

同體即娣之象初九六三爻所以皆言娣也月幾望吉者陰不可盈也爲帝妹者未嫁則當從兄已嫁則當從夫爲帝媵者亦當從於君夫人皆是陰不可盈之義所以爲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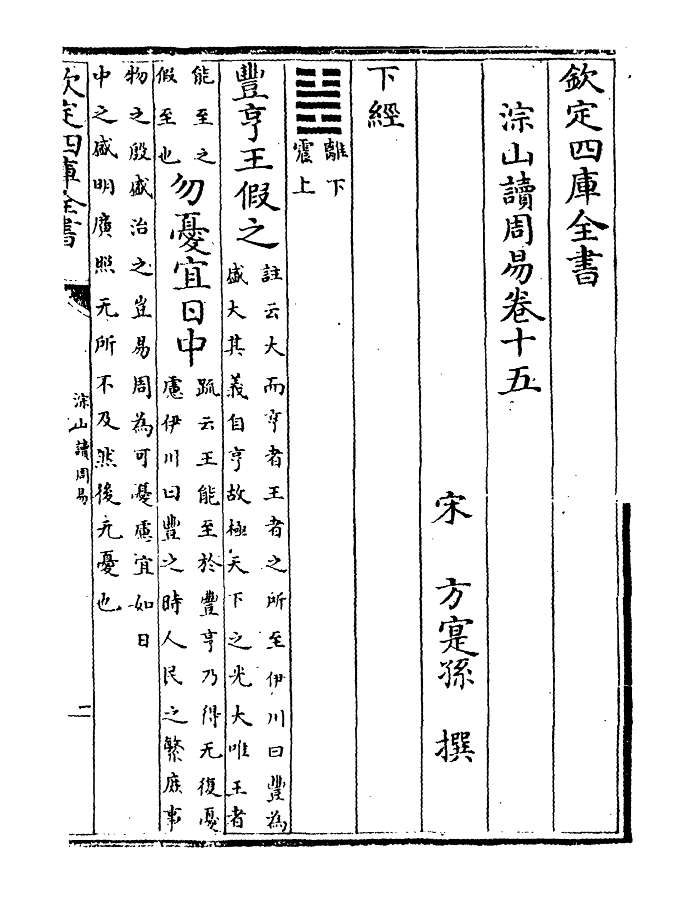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伊川曰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歸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篚之實婦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菹歜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也董溪曰以女言之則筐无實矣以士言之則刲羊无血矣其如承先祖奉祭祀何未見其有所利也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

也伊川曰筐无實是空筐也

六五得尊位而嫁其妹有袂有娣如此其備禮上六陰之而處无位之位是卦之窮者也由女而言則承筐无實是父母素貧也由士而言則未取者曰士刲羊无血猶懼无以奉先祖也將何以嫁其妹乎其无攸利也可知矣於其无攸利之時必欲歸妹而使之得所歸乃可以見歸妹之為義豈必如帝乙之尊且貴而後欲嫁其妹哉向使六三在下為兑女者處不當

位為上六者不言歸妹又无以盡震男之責愈見其无所利矣卦所謂无攸利者上六爻當之也故上六爻不言歸妹所以為兄不歸妹者之戒

淙山讀周易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涂山讀周易卷十五

宋 方實孫 撰

下經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註云大而亨者王者之所至伊川曰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故極天下之光大唯王者能至之䟽云王能至於豐亨乃得无復憂假至也勿憂宜日中慮伊川曰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豐大而亨王有致之之道初九爻不言豐者致豐之道在上不在下也六五爻亦不言豐者王有尚大之道亦不自言其為豐也六五質本陰柔上六以陰柔而掩蔽之於其上豐其屋蔀其家是上六為豐其蔀之小人也六二九四爻皆言豐其蔀日中見斗謂上六有豐其蔀之罪猶望六五能照之於其上也唯九三應於上六不言豐其蔀而言豐其沛者謂其輕也不言日中見斗而言日中見沬者謂其小也九三處

離下之上非不明也當豐亨之時上欺其君欲庇上六而隱其罪此豐之所以有憂也曰勿憂宜日中者六五應於六二比於九四是謂來章之主折獄致刑以治小人譬如日中見斗之時天地昏暗雷電皆至使天下之人皆知以明而動无異於日中照天下之時是豐之所宜者也離為火為日豐卦既曰宜日中又取電火之象以見天地明動无時不照人亦无時而可以欺其上也君子觀象以折獄致刑如上六為

豐蔀之小人則當屏之於遠方无人之地九三欲庇上六亦當折其右肱可也上六爻曰闚其无人九三爻曰折其右肱小人既治君子得志此豐之所以大而亨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伊川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假之尚大也伊川曰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伊川曰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

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疏云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盈則滿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況於人與鬼神而能常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修德仍戒居存慮亡也伊川曰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此戒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

疏曰雷天之威動電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

君子以折獄致刑

伊川曰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折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寔唯明克允致

刑者以威其奸慝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註云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皆陽爻故曰均也伊川曰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潘氏曰其應在四配也均為陽剛旬也明動相資雖均何害然二剛相過可往不可過也

六二豐其蔀 伊川曰蔀周匝之義蔀蔽之物揜晦於明者也 日中見斗 註云日中者明之盛也斗見者暗之極也處明盛而豐其蔀故曰日中見斗疏云處日中盛明之時而斗星顯見伊川曰斗以

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昏矣往得疑疾註云不能自發故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伊川曰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伊川曰謂以巳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

當豐亨之時六五柔中之君為上六小人所蔽於其上可謂大異是日中見斗之象也六二處大臣之位若欲徑行而往治上六之罪則六五比於上六未必不疑而見疾是往得疑疾也唯以六居二虛中而明能以在巳有孚之道而取信於六五有度之君有孚

發若信以發志乃可折獄而治小人豐其蔀之罪所以為吉也

九三豐其沛註云沛本或作旆謂幡幔也又云子夏作芾傳云小也日中見沬註云沬微昧之明也伊川曰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折其右肱无咎䟽云以九三應在上六志在乎陰伊川曰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又曰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註云明不足也伊川曰其可共濟大事乎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䟽云凡用事在右肱右肱既折雖有左在終不可用也

六二九四爻皆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是上六有掩蔽

其君之罪人所共見也唯九三居離下之上明不得中應於上六欲庇其罪而隱其惡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是特輕微者耳不可責之以大事也上六掩蔽其君雖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九三已不復言之矣豈得為无罪哉故折獄者欲懲其偏見而折其右肱以示其終不可用也為九三者更復何言不得以歸咎於他人矣故曰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疏云夷平也楊氏曰六二九四均言

豐其蔀與日中見斗者又曰六二謂往得疑疾而四謂之遇夷主者以二遠乎五而四近乎五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誠齋曰九四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掩六五之暗主而不可與有為乎

六二九四爻皆言豐其蔀日中見斗者上六有豐其蔀之罪六二處大臣之位九四處近君之位皆得以斥言之也然六二應於六五以柔遇柔又為九三所間故有往得疑疾之戒九四以陽剛之才欲治上六

之小人而斥言其罪曰豐其蔀是位不當也日中見斗是幽不明也亦由九四近於六五以剛遇柔上下和合是遇其平夷之主者也所以為吉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伊川曰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以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童溪曰君臣相得曰慶有是寔而名隨之曰譽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湍氏曰柔居尊位能招徠在下章美之臣則能保其豐所以有慶也

六二得離明之正九四居剛動之初皆章美之才也六五應於六二比於九四曰來章者其美方來而未已也是以有慶譽吉非上六小人所得而蔽也象但言有慶不言譽者以見王者尚大而不自言也故六五爻不言豐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　伊川曰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不明也誠齋曰自古小人掩其君之明者不過欲豐乎已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掩其家而不光童溪曰在上曰屋取其能覆而已矣今豐其屋翔於天際亢高之象也在下曰家取其可居而已矣今蔀其家掩蔽其内幽暗之象也闚其户

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伊川曰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絶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閴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伊川曰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潘氏曰自藏不能出也

上六處豐之極以陰柔而掩蔽六五於其上欲以自豐其屋將飛翔於天際乎罪无所逃終止於蔀塞其家而不得居也闚其戶閴其无人幽閉自藏終不得出以見於人三歲不覿其凶可知是小人屏於遠方

不得終於其家者之象也

☶艮下
☲離上

旅小亨 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疏云旅者客寄之名羇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為旅苟求僅存雖得自通非甚光大故旅之義小亨而已 旅貞吉 註云不足全夫貞吉之道唯足以為旅之貞吉故特重之曰旅貞吉也

旅小亨未能遽至於大亨也旅貞吉唯所處得正則吉也九三處下卦之上上九處上卦之上故九三上九爻皆言焚所以為剛躁好高者之戒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伊川曰六五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止而麗乎明伊川曰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乎明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伊川曰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乎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旅之時義大矣哉伊川曰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旅亨欲小而義欲大以貞而吉故初六爻首以旅瑣瑣為戒

象曰山上有火旅伊川曰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為

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伊川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以慎明而止亦慎之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伊川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汙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曰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

旅欲小亨非瑣瑣之謂也初六瑣瑣在旅下卦之下即童僕之象在旅之時所為猥細與童僕无異則志

窮而取災也无所不至矣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疏云得位居中體柔承上以此而為寄旅必為主君所安故得次舍懷來資貨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蓄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伊川曰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六二應於六五之君得位而安後世如馬周以逆旅而見用於唐太宗易之所謂旅即次者也懷其資者

謂素有可用之資亦藏其用與九四之得其資斧者不同也得童僕貞與九三之喪其童僕貞厲者亦不同也童僕猶貞則為大臣者守正可知矣此六二之所以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

伊川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髙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髙致困災之道也自髙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體為焚象

誠齋曰近離故焚

喪其童僕貞厲

伊川曰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又曰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曰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如此義當喪也

九三以剛躁而乘六二近於離上失其所安是焚其次之象亦以傷矣專愎自任又喪其童僕之心雖貞亦厲況未必貞乎於義為喪固不若六二之得童僕貞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伊川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

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與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誠齋曰雖在內地而未得位得其資斧心未決也伊川曰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

九四當旅之時處近君之位有所係於內是旅于處之象也得其資斧雖為目前之利然九四有陽剛之才屬於離體非皆无所見識也應於初六瑣瑣者之人故雖得其資斧而我心不快未若六二之為得位

以中正而應於六五也旅卦六二九三爻皆言童僕九四爻獨不言童僕者以見九四所為與童僕无異雖有童僕亦不得斥言其為賤也其心不快可見於此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伊川曰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禄也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疏云逮及也以能承及於上故得終以譽命也

矢者直也六五以文明之主欲取六二以為文明之

臣專欲用力以直道而相合譬如射雉用力一發必中矢入而亡其鏃是射雉一矢亡之象非謂射雉而雉亡也五與二為正應能使六二即次之大臣得安於位不至於旅進而旅退終以譽命自上而逮下故六五爻不言旅以見六五之為君位也或謂六五不取君義則誤矣

上九鳥焚其巢伊川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和順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

為焚象潘氏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故焚巢位愈高則愈亢則禍愈深也

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伊川曰陽剛自處至於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也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潘氏曰於易者禍生於所忽而莫之察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伊川曰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曰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

上六處无位之地是旅人之極窮者也剛亢好高在離上之上譬如鳥焚其巢愈高愈炎而受禍愈烈矣

其義當焚鳥猶知避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旅人者失於輕易先以為笑不能早避禍將及於禍後必號咷有喪牛于易之象其凶可知終莫之聞猶未知其終之何如也此文可以為旅人不知避禍者之戒與大壯卦所謂喪羊者不同

䷸ 巽下巽上

巽小亨 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伊川曰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又曰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疏云但能用巽者皆

无往不利然大人用巽其道愈隆故曰利見大人明上下皆須用巽也潘氏曰巽順以入人可以小亨可以有往然過於巽順則失正故利見大人

旅卦巽卦皆言小亨旅受以巽言以小而亨也利有攸往也陽大而陰小巽為長女以一陰而處二陽之下以小而亨乃柔巽在下者之道也然卦有巽下有巽上巽卦自二陰爻之外凡四陽爻亦有剛而巽者

彖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有利見大人之義

象曰重巽以申命　伊川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誠齋曰上順

下而出命則罔咈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童溪曰巽雖一陰為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則是剛亦巽也剛而亦巽則剛无過剛矣故二與五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巽乎中正為巽之大而志行乎天下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伊川曰上下之柔皆巽順乎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曰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二五之陽剛中正之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也

象曰隨風巽

伊川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誠齋曰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民承命之象

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曰君子觀重巽相繼之象以申命令

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申命行事欲使所言於前與所行於後者皆巽而順是隨風巽之象也故九五爻有先庚後庚之義設使能言而不能行前後相反則民亦未必順從於其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伊川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乘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象曰進退

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誠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卦故武

初六以陰柔而在巽下之下過於卑巽也巽為進退未必非諂在他人則其志為可疑唯武人用之則為利貞武人易過於剛暴若能矯枉寧過於柔巽不至於亂是志治者也

九二巽在牀下伊川曰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伊川曰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

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伊川曰二以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瀆也所以吉而无咎

九二應於九五利見大人巽在牀下事君盡禮非以為諂也史巫者卜人也用史巫紛若凡有卜易者皆言九二之吉无咎謂其得巽體之中而在下與上九之巽在牀下者不同也

九三頻巽吝

伊川曰三以陽剛處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

者勉而為之故屢失也又曰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誠齋曰九三頻巽猶復九三之頻復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疏云志意窮屈所以為吝也

九三剛不得中在下體之上非能安於謙巽者志意窮屈未得進於上體故雖欲矯揉頻巽於九四之下不足以謂之巽也吝者不足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伊川曰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包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　象曰

田獲三品有功也伊川曰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有功

九五為悔亡之主六四近於九五能以巽順而事其上所以悔亡又接巽下三爻於其下使得並進以同奉於九五之君如田獲三品所以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伊川曰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為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

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伊川曰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

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童溪曰蠱造事之初也故以先甲後甲言之巽更事之日也故以先庚後庚言之夫當求庚之先也則必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致其謹戒之心更之欲其善也及既更之後也則又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致其謹戒之心慮其未盡善也如此則吉於更矣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伊川曰正中謂无過无不及正得其中也

九五為申命之主以貞而吉上下皆順則悔亡而无不利矣設有未順當更則更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前後皆順合於中正之道所以无愧於正中之位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伊川曰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伊川曰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凶之道也

九二應於九五巽在牀下事君盡禮故吉而无咎上九應於九三巽在牀下不當巽而過於巽故處上體之窮而失其資斧於正道為凶也後世如元成哀平優游不斷終至亡漢即巽上九所謂喪其資斧者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伊川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兌卦初九九二爻皆曰吉九四爻曰有喜凡陽爻皆美六三曰凶上六曰未光凡陰爻皆不美也九五為兌之主有致亨之道比於上六而不言兌說於君子而不說於小人此兌之所以為利貞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

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悅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童溪曰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東征是也

彖自說以利貞而下極言民順之義卦有兌下兌上

下說其上上亦說其下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伊川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者莫如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朋友講習能相資益以正而說者也

初九和兌吉 伊川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无所偏私說之正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伊川曰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

初九當兑說之初比於九二應於九四皆陽類也故曰和兑吉質本陽剛以和為說故其行未有可疑也

九二孚兑吉　潘氏曰剛居中位孚信在中說以正者也　悔亡　伊川曰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童溪曰夫以剛居中則誠寔之德充足乎内未常非道以求說故當兑之時自信有餘而无失巳之嫌

九二曰孚兑九五曰孚於剥有厲二五相孚以信為說吉可知矣然九二比於六三非若初九之未有可疑也故有悔亡之戒唯以九居二剛貞得中自信其

志不苟從於六三來兌之小人所以悔亡

六三來兌凶　伊川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潘氏曰陰居陽位來求說者也无凶得乎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童溪曰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厠乎其間而所居之位又高位也豈其當乎

兌為少女上六在上六三在下是少女之又少者也以六居三柔不中正居不當位而來處於上下四陽之間是以凶也何從而來乎上六引兌與六三為應是上六引之而來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伊川曰四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决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决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又曰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潘氏曰君臣同德商度所以說天下之道不皇寧處然下近於三易為所說介然有疾惡之心則吉矣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伊川曰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九四近於九五當商兌之時欲謀所以說民之道未暇寧處若能介然疾惡限止六三於其下使之不得上進以苟說於九五之君非唯九四有喜而天下亦

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伊川曰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説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説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游氏曰戒以信小人則危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伊川曰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

九五有孚于剝之戒以其所居之位密比於上六之陰柔正當戒也以九居五得兑體之正應於九二孚兑之大臣而不孚於小人之剝君子者則不至於有

厲此兌之所以亨也

上六引兌伊川曰居説之極而不知已者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六三上六屬於陰柔皆兌之小人也六三言凶上六但言未光何也上六處兌説之極欲以陰柔而掩蔽九五於其上説不知已應於六三又相牽引而來是六三之所謂凶者其害易見上六之所謂未光者機穽陰晦尤為難防孚于剝有厲此九五之所當戒者也

涇山讀周易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十六

宋 方寔孫 撰

下經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疏云王能渙難而亨可以至于建立宗廟利涉大川疏云德洽神人可濟大難利貞疏云大難既散宜以正道而柔集之伊川曰合渙散之道在乎貞固也

大難渙散之後利在貞固而能守九五爻曰渙王居无咎是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伊川曰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于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位乎外而上同于五之中巽順于五乃上同也童溪曰有所謂剛柔共濟之才而後致渙道之亨楊氏曰一則亨乎險中一則出乎險外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伊川曰當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則至于有廟乃是在其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伊川曰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

渙卦坎下巽上所以亨者由九二以剛來而不窮能亨于坎險之中六四以柔得位出乎坎險之外而上同于九五九五以剛中之道而處巽上之中是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之象也又言初六六三能與九二同出于坎險之中有利涉大川之象凡乘木者皆有功也王假有廟則知宗廟以得人而安又欲以至誠之道而收合人心譬如利涉大川烝徒共楫非獨力之所能濟初六言吉九二言悔亡六三言无悔六四言

元吉渙卦下四爻皆有剛柔共濟之才即彖所謂乘木有功者也九五曰渙王居无咎功歸于王有居之之道也上九曰渙其血去成功之後為自保計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已有也渙卦風行水上有舟楫之象行于水上者舟楫也行舟楫者人也其遇風者天也故卦曰王假有廟以見其祖宗之靈卦象曰先王以亨于帝立廟又欲歸功于天不專歸于宗廟也為人臣者豈敢自以為有功哉此上九去逖之所以无咎

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伊川曰為卦巽上坎下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疏云先王以渙然无難之時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廟以祭祖考誠齋曰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畧象曰享于帝舉其詳不獨歸功于祖考當歸功于天享于帝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廟清廟是也潘氏曰萃與渙皆取宗廟為義

初六用拯馬壯吉伊川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初獨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也童溪曰初六之才順有餘矣所不足者健也故必馬壯而後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伊川曰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初六爻獨不言渙者初六以隂柔之才當渙之初在坎下之下力未足以濟渙也九二在上陽剛而健為初六者唯能上從九二以共救險難有用拯馬壯之象所以吉而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伊川曰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也又曰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奔急往也童溪曰机即二也疏云違難奔散願得所安奔初獲安是得其願也

九二在坎險之中勢已急矣唯能以剛健之才應于

九五急就所安出于險中以得所願九五亦有所憑以為安是机之象也所以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潘氏曰居下之上有應于外將以身濟渙也

六三在坎上之上欲出于險外故以身濟渙而无悔才雖陰柔志亦可嘉也

六四渙其羣无咎伊川曰以巽順之正道輔陽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伊川曰丘聚之大也夷平常也

方渙散而能致大聚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知孰能如此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伊川曰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

六四屬于巽體當渙散之時以順道而收合衆心下接初六九二六三而與之共濟是渙其羣者也故得大吉出于坎險由涉川而至于有丘之地匪夷所思又知九五之為尊歸功于上巽順于下愈見六四之為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伊川曰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四體則信從而服矣童溪

曰謂其號令一渙而不復反汗也渙王居无咎注云為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誠齋曰居之為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災咎矣

九五為渙之主當渙散之初能以巽順中正之道收合人心汗其大號一出而不復反及渙功已成又有居之之道不使人心復至于渙散所以能保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疏云血傷也逖遠也上九處于卦上最遠于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去而遠出者也童溪曰渙其血則能遠去禍害而无所傷矣此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蠡去

越之時也象曰渙其血遠害也伊川曰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當渙功已成之時歸功于九五唯王居之可以无咎上九在渙體之外所以不敢自居其功也渙其血去必欲遠出而後可以无咎是巽順之極者也向使當渙散之初難猶未散險猶未出徒欲遠去以為保身之計則不得為无咎矣

☵☱ 兌下坎上

節亨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伊川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苦節

不可貞伊川曰節貴適中過則苦矣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伊川曰事有節則能亨　剛柔分而剛得中誠齋曰坎陽兌陰故曰剛柔分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伊川曰節至于極而苦則不可貞固　說以行險伊川曰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　當位以節伊川曰五尊位也　中正以通伊川曰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伊川曰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茍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伊川曰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伊川曰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誠齋曰約民以制以制為制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以制數度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童溪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伊川曰戶庭戶外之庭又曰當節之初戒之謹守不出戶庭則无咎也童溪曰此固居陋巷之時也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伊川曰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

初九陽微在下當節之初知時通塞未可以出則不出户庭能自謹守所以无咎若可出而不出如九二之不出門庭則凶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伊川曰謂不從于五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伊川曰失其所宜也誠齋曰初處士也二大臣也身為大臣上逢九五剛陽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内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故失時

九二大臣應有大節應于九五中正以通曰門庭者

比于初九之戶庭其廣狹不同時矣設使不出門庭拘攣固守徒狥小節于其內如公孫弘布被之類无補于時是失時之極而凶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注云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已所致無所怨咎故曰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伊川曰節則可以免過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六三處兌下之上說過乎中不能自節終至哀嗟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伊川曰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伊川曰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

六四處坎上之下而節其上艱且險矣幸遇九五為甘節之主故六四安節得以中正之道順承其上所以亨也節卦六爻唯六四言亨是節之所以亨者由六四承九五也

九五甘節吉注云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而不苦非甘而何往有尚疏云以此而行所往皆有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伊川曰在

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又曰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節者欲其中節節而得中非但謂損節也九五居中位而行正道不失于苦節人能以中道而節天下使人樂從如嗜甘味是節之甘美者也可以常行而往有嘉尚與上六苦節終窮而凶者不同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伊川曰上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伊川曰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于窮極矣

上六處上卦而不中過于苦節則其道必至于窮而不通雖貞亦凶況未必貞乎其有悔可知矣然道窮則變猶冀其知悔而可以无凶也故曰悔亡

☴☱ 兌下巽上

中孚 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伊川曰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中實亦為孚之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固故利乎貞也

中孚卦有取于乘木舟虚之象舟虚則不至于沉溺豚魚不得以為害于人中孚之信及于豚魚此其驗也故利涉大川可以貞固而吉矣中孚卦他爻皆不言孚唯九五爻曰有孚攣如九五為孚之主剛實在中乃他爻之所同應也然陽剛而實者君子之象陰柔而虚者小人之象初九爻曰志未變也九二爻曰中心願也初九欲從九二以應于九五皆陽爻也其中實也可知矣六三爻曰或鼓或罷六四爻曰月幾

望馬匹亡无咎六三六四以陰爻而居卦體之中皆是陰虛有小人之象因其陰虛而感之以實譬如乘木舟虛而有利涉之實用信及豚魚豚魚猶可化也況小人乎彖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能化小人則虛可使實議獄緩死欲待小人之自服是中孚之道也

上九爻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聲虛而高亦為陽爻者之戒非但戒陰虛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 伊川曰二柔在内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

中孚實為孚之象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伊川曰上巽下說為上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孚乃能化于邦國也　有孚誠以巽順于下下其孚乃能化于邦國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伊川曰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司馬曰豚魚幽賤无知之物也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而況人乎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伊川曰舟虛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為虛舟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伊川曰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童溪曰誠者天之道也

乃應乎天以實而不以虛故上九爻有翰音登于天之戒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　伊川曰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為中孚之象又曰水體虛故風能入

澤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伊川曰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于決死極其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緩緩寬也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初九虞吉伊川曰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之有它不燕伊川曰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伊川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葢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志未變也唯應于六四而无他志所以為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和胡卧反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亡池反伊川曰二剛實于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于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誠齋曰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伊川曰中心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九二應于九五君臣相得恩猶父子譬如鶴鳴子和出乎中心之所願從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君臣之間曰吾與爾情親意密不事形迹此二五之所以為

中實也

六三得敵伊川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伊川曰或鼓或張或罷或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伊川曰居不當位故无所主

六三應于上九非不得對敵也然處不當位而在兌下之上說不得中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未能自信易變于外可見陰虛而中无所主也唯在所以感之者何如耳

六四月幾望 伊川曰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

馬匹亡无咎 伊川曰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于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伊川曰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 潘氏曰舍初事五亡其匹類而從上也

六四以陰虛而近于九五如月幾望不可過盈矣唯能以巽體而上從九五亡其匹類不下係于初九有馬匹亡之象所以无咎六四雖是陰虛以順為實上與九五同屬于巽體故六四爻曰无咎九五爻亦曰

无咎以見其有孚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伊川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伊川曰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九五位得中道有孚攣如不可解于外由有孚在其中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疏云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上九處信之終信終則衰也信衰則詐起而忠篤内喪華美外揚若鳥之翰音登于天虚聲遠聞也白雲曰聲之虚不足以有為

貞則凶矣也以是為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疏云虚聲无實何可長久

中孚以剛實為義九二爻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聲在下而有實不恙其為在陰也上九在中孚之外處巽上之上為風愈高无實如翰音之登于天何可長久故曰貞凶所以為陽爻虚高者之戒小過在于中孚之後亦曰飛鳥之音不宜上宜下可以互見其意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伊川曰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

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又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于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 伊川曰過所以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注云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上愈无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疏云遺失也鳥之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故知遺音即哀聲也伊川曰飛鳥遺之音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注云小者謂凡諸小事也過于小事而通者也伊川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

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伊川曰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乃所謂正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伊川曰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有飛鳥之象焉湍氏曰上下四陰羽翼象輕而飛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注云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施過于不順凶莫大焉施過于順過更變而為吉也疏云就六五乘九四之剛六二承九三之陽釋所以不宜上宜下大吉之義也伊川曰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伊川曰雷震于山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伊川曰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誠齋曰初六陰柔之小人當有進躐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連墮也

上六爻曰飛鳥離之凶是上六有飛鳥凶之象也初六陰柔而躁故亦有飛鳥以凶之戒不可如何唯厲于艮體能止于下卦之下見其不可知難而止若夫

上六之離于凶即卦所謂不宜上而宜下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四而過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伊川曰謂上進而不凌及其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君臣之分則其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伊川曰不可過臣之分也咎也

六二應于六五當小過之時臣不可以過乎君故君子之過寧過乎恭也六五雖柔而實尊故取祖妣之象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疏云上六小人最居高顯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有戕害之凶至矣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者春秋傳曰在內曰弑在外曰戕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言或者不必之辭也伊川曰所當過者在過防于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如是則凶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疏云從于小人果致凶禍將如何乎言不可如何也伊川曰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三剛過乎中應于上六故戒之曰從或戕之凶唯屬于艮體知止于下卦而不從于上六所當過者寧過于防小人耳弗以為過也故曰弗過防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注云失位在下不能過者也以其不能過故得合于免咎之宜童溪曰唯以謹守自處為本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注云以此故先之以无咎之辭自守免咎可也以斯攸往危之道也潘氏曰九四之過六五君柔臣剛也四勿用過其剛乃可遇之也過剛以往則危厲必須謹戒勿用其剛乃得永正也象曰勿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潘氏曰位不當故有是戒過剛以往豈可長哉

九四近于六五處不當位所以得无咎者由其勿過而遇于六五也屬于震體而能懼故知有往厲之戒過剛以往終不可長唯以九居四貞而守靜退處于

六五之下勿過用其剛所當過者寧過于永貞耳故曰勿用永貞九三九四爻皆剛失位而不中矯枉之過所以就正也故小過卦為下篇之正九三九四皆言弗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注云小過過者小者過于大也六得五位陰之盛也故密雲不雨至于西郊也夫雨者陰布于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為雨今艮止于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是故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雖陰盛于上未能行其施也伊川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 公弋取彼在穴 注云弋射

也在穴者隱伏之物也潘氏曰公大臣也君德之柔如此大臣當弋取巖穴之賢以輔之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伊川曰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

六五柔得君位而為小過之主小者過于大者也爻兼言公者是周公抱少主之象也當小過之時君德柔弱未能施行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為大臣者當弋取巖穴之賢者以共輔之陰陽和合終有遇雨之望謂密雲已升而上也豈非周公望成王之意乎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疏云上六處小過之極是小人之過遂至上極而不知限至于亢者也過至于亢无所復遇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飛鳥飛而无託必離矰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復何言哉伊川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為豈唯人災天眚亦至其凶可知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疏云已亢者釋所以弗遇過之以其已在亢極之地故也

上六處過之極勿以理遇而過之故曰勿遇過之與九四爻所謂勿過遇之者正相反也處于六五之上以臣而過乎君震動而極其亢而凶也可知矣譬如

烏飛于上自以為高不可及乃終離于矰繳而不得免是自取災眚者也其王莽董卓之徒乎

䷾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疏云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為名既萬事皆濟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于大則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當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于終極則危亂及之故曰初吉終亂也伊川曰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白雲曰六爻皆應皆得正位在六十四卦之中

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童溪曰夫既濟之道所利者貞故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陰陽各當其位此正也又曰既濟之初離明在下无所不燭六二之柔來濟夫剛得中而亨此既濟之初所以吉也及其終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復有所事故以廢怠而止而坎難復作也

九五陽也六二陰也陽大而陰小既濟卦以九五而來亨于六二猶東鄰來亨于西鄰是自大者而來亨于小者故曰亨小取其以大亨小之象非若旅卦巽卦所謂小亨者也又言既濟卦有利貞之義六爻陰

陽皆正而得位也又言初吉終亂係于君子小人之用事初九曰濡其尾无咎唯初九以陽剛之君子而能從于六二柔中之大臣協力共濟所以初吉也上六曰濡其首厲唯上六以陰柔之小人當既濟之時欲乘九五于其上所以終亂也君子思患預防能治小人則終不至于亂非謂既濟之初皆吉而終皆亂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注云既濟者以皆濟為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為既濟故舉小者

以明既濟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伊川曰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白雲曰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 初吉柔得中也伊川曰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伊川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誠齋曰謂上六柔怠自畫非克終既濟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伊川曰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伊川曰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預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預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伊川曰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

濡其尾則不能濟司馬曰曳其輪者不速進也濡其尾後其難也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伊川曰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于極其義自无咎也

初九以陽剛之才處既濟之初知有思患預防之意曳其輪自重于下也濡其尾自顧于後也其義可以无咎與未濟卦初六之濡其尾吝者不同矣

六二婦喪其茀伊川曰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勿逐七日得伊川曰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象曰七日得以

中道也（伊川曰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六二在內卦而得中婦道也猶臣道也喪其茀者无所蔽于外之象也執守中道不須追逐而七日自得七日者陽數也陰陽遇合終變而正區區得喪本无所役于外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疏云高宗者商王武丁之號也　童溪曰高宗古所謂聖主也鬼方其小醜也以聖主而伐一小醜歷時滋久至于三年而僅克之則其功固不足多而在我老師費財亦已甚矣況用小人乎）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伊川曰三年克之見

其勞憊之甚潘氏曰以剛居剛過乎用剛者雖高宗之征伐猶憊況小人乎

此爻可以論坎離內外之交易言伐鬼方者二既濟九三未濟九四是也鬼方者小醜也即陰類也既濟九三重剛而不中自內卦而接于外卦之六四以陽從陰縱得所欲于外終必勞憊為六四陰醜之所累譬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不堪其憊況可用小人乎自古小人用兵多欲虛內以用力于外故有小人勿用之戒唯六四以柔處靜屬于坎體有漏舟之

象繻有衣袽終日戒又能限止九三于其内使知近險之為可畏此坎離之所以既濟也

六四繻有衣袽袽女居反絲袽也注云繻宜作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疏云舟漏則濡濕所以得濟者有衣袽也伊川曰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以備濡漏童溪曰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義終日戒伊川曰終日戒懼不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伊川曰終日戒懼常怠慮患當如是也

疑患之將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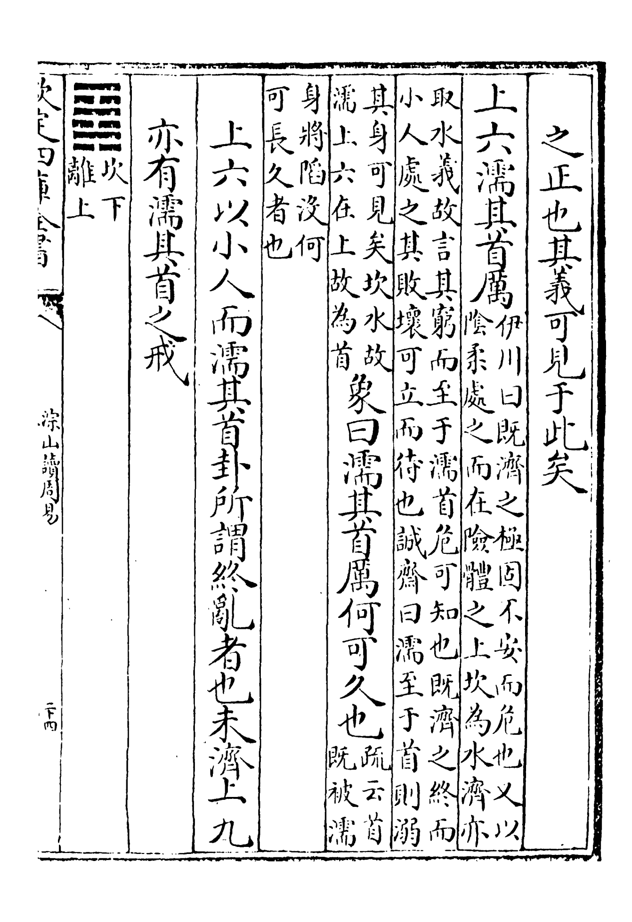
六四陰柔而坎體所以自防患于其身者如塞漏舟必有衣袽以備濡濕其事肆而隱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疏云牛祭之盛者也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九五須正居中動不為妄修德者也苟能修德雖薄可享假有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歆享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其德故神明降福伊川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故受福也故受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注云在于合時不在于豐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伊川曰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也

孔穎達第四論云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是孔子之所疑也伊川云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今從伊川說竊謂九五下濟于六二以大而亨小譬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是六二以小者而受福實自九五大者而來也故曰吉大來也君臣同福情交意密曰東鄰西鄰者猶舜所謂臣哉隣哉之義臣之福皆受君之

福也王用大牲臣用禴祭萃卦六二已互發其義當既濟之時西鄰禴祭不敢僭王者用大牲之禮誠敬有加反受實福亦足以見文王事殷之本心也易他卦皆以五為君象唯既濟卦于九三爻言高宗伐鬼方之事于九五爻言東隣西隣之祭禮與他卦不同五為東鄰二為西鄰以見九三六四陰陽得位善處于東隣西隣之間是坎離之交人道之正也易六爻之中三四為人位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



之正也其義可見于此矣

上六濡其首厲伊川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以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而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誠齋曰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為首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疏云首既被濡身將陷沒何可長久者也

上六以小人而濡其首卦所謂終亂者也未濟上九亦有濡其首之戒

䷿ 坎下離上

未濟亨 序卦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疏云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所以得通故曰未濟亨伊川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謹處白雲曰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

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伊川曰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恐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謹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謹則能亨若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童溪曰狐疑物也涉而善疑故无不濟汔幾也小狐尤其勇也然幾於濟而未濟未能出夫險中是必有以為之累者則初六濡其尾是也

未濟卦六爻皆失位陽反居陰九二九四上九是也

陰反居陽初六六三六五是也剛柔失位未能濟事故曰未濟所以亨者由六五柔而得中為文明之主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亦各有應也又言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即初六爻所謂濡其尾吝者也狐陰物也初六有小狐之象為九二者能止之于險中此九二之所以為貞吉也六三爻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六三陰柔在坎下之上險而又險若以小狐之象而推之則初六是小狐之幾濟者也六三是老狐

之未濟者故未濟六爻唯六三獨言凶也為九四者乃能止六三于坎陰之外使之未得上進以接于六五之君此九四之所以為貞吉悔亡六五之所以為貞吉无悔也六五爻又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唯六五屬于離體為文明之主柔而得中應于九二比于九四皆得陽剛君子之助能使初六六三以一陰而止于下卦不得上進以濟其私欲此未濟之所以亨也上九與六三為應故有濡其首之戒上九爻曰有孚

失是則與六五之有孚吉者不同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伊川曰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注云未能出險之中伊川曰既果于濡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于險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注云將濟而濡其尾力竭于斯不能續終險難未足以濟也濟未濟者必有餘力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注云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疏云剛柔皆應足以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　童溪曰初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九二九四上九皆以陽居陰此所謂不當位也然皆柔應剛剛應柔剛柔之相濟如此

初六當未濟之初在坎下之下陰躁而求濟欲從于

六三之後是小狐之象也為九二所隔濡尾而未得濟未得出于險中是九二制之于下卦也狐陰物也九二爻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有陽剛君子之象或謂九二未出坎中為小狐之象則誤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疏云火在水上不成烹飪未能濟物故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伊川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謹處于事物辨其所當各居于方謂止于其所也

初六濡其尾吝注云未濟之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

也疏云初六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上之其應進則溺身如小狐之渡川濡其尾也伊川曰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潘氏曰未可濟而輕進尾不能舉卒垂而濡不知時之極小狐之謂矣

既濟卦初九爻曰濡其尾无咎陽剛在下不欲輕進自顧後患所以无咎也未濟卦初六爻曰濡其尾吝陰躁在下求濟而未能濟有小狐之象所以羞吝也

隨象不同

九二曳其輪貞吉疏云曳其輪者言其勞也濟難在正然後得吉伊川曰倒曳其輪殺其勢

綴進

其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疏云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九二應于六五臣強君弱所以為未濟之時也中以行正與六五柔中之君而為正應故曰貞吉行有不正則曳其輪于下使不得行如限止初六小狐之類亦所以行其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注云以險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潘氏曰既曰征凶又曰利涉者以失位言之則征凶以出險言之

則利涉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伊川曰三征凶者以位不當也

六三陰躁而不中處不當位在坎下之上險而又險是陰類之最可畏者也未濟卦六爻唯六三爻言未濟又言凶者以見六三陰險而凶未有能濟人者未濟之所以亨者亦由六三止于下卦未得濟于上體也使其得濟而往則必凶矣故曰征凶利涉大川謂屬于坎體利在出險有利涉大川之象不利為陰險所陷也為九四者處坎離之交而内比于六三安得

不震懼乎故九四爻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可以知懼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伊川曰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有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動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是戒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疏云以其正志得行而終吉故也伊川曰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九四陽居陰位動不得中則有悔唯以九居四以剛

守靜則貞吉而悔亡比于六三以陰醜者也以陽勝
陰内知戒謹不敢窮力于外輕用其剛以自取勞憊
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及其久也陰醜亦不得以干正
三年成功有賞于大國則其有益于内也可知矣故
得志行而出于坎險之外限止六三亦使之不得以
上接于六五此九四之所以為貞吉也易上經始于
乾坤終于坎離下經始于咸恒則言夫婦之道終于
既濟未濟則言坎離内外之交今觀既濟九三未濟

九四皆以伐鬼方為戒則知坎離交濟貴在得中陰醜可畏與鬼无異君子以辨物居方則所居必擇不欲自斃其力以受害于鬼方是易之微意也

六五貞吉无悔注云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乃得无悔也伊川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而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疏云有應于二是能付物以能而不自役有君子之光華矣白雲曰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終之吉也所謂能續終者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司馬曰五雖未濟以柔居中又有文明之德能任賢以濟難故曰君子之光光輝著明為

物所信則吉從之矣

六五應于九二比于九四皆陽剛君子之類能用君子而信之可以濟難而為邦家之光故六五與九二九四爻皆言貞吉以見其有孚而吉也象又曰其暉吉也六五爻凡三言吉以見六五之所謂吉有加而未已此未濟之所以亨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 疏云良由信任得人不憂事廢 楊氏曰群臣燕享此文武成王所以養賢之時 濡其首有孚失是 伊川曰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處也有

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如是則于有孚爲失也伊川曰飲酒至于濡首不知節之甚也

當六五有孚吉之後樂得君子燕饗交歡有孚于飲酒飲酒有節是以有孚而无咎也苟不知節將有濡其首之禍不得謂之有孚也上九又欲應于六三隂柔之小人則有孚失是失其所謂有孚者矣後世如漢武帝唐玄宗溺于宴安荒于酒色終致禍亂即上九之濡其首者也易六十四卦始于乾卦曰不可爲

首終于未濟之上九亦以飲酒濡首為戒為人上者
豈可徒以位為樂哉

涼山讀周易卷十六